楔子

這是關苡凌目前最滿意的房子。

位於東區的精華地帶，周圍十分熱鬧，不管是吃的、喝的、穿的、玩的、用的應有盡有，對關苡凌而言，這無疑是她看房一個禮拜以來最滿意的房子。

等她再看見社區的管理和屋內的狀況後，原本的心動變得更加堅定。

一層一戶的管理讓它的隱私加分，優雅簡約的裝潢，沒有多餘的奢侈品，卻散發著大方俐落的氣息。

這房子完全就是依照她心目中的家而打造，壓根讓她無法抗拒，幾乎立刻就要簽約，然而……

「你再說一次，租金多少？」掏了掏耳朵，關苡凌不可置信的又問了一次。

站在她面前的是一個十分帥氣的男人，一百八十公分的身高、精瘦的體型，一雙桃花眼、挺鼻闊唇，看起來就像個模特兒。

然而這個男人的穿著品味卻是一點也不模特兒，一件白色T恤、一件牛仔褲，看起來十分簡單也正常的穿著，怪就怪在上頭的圖案。

那白色T恤十分寬鬆，在她看來都能當長袍了，難為對方一百八十公分的身高硬是把這像布袋般的衣服給穿出時尚感，更怪的是T恤上頭竟印了個大大的八卦圖案，八卦圖裡面還不是普通的黑白太極，而是密密麻麻印著讓人看不懂的東西，在她看來，應該是類似農民曆之類。

更離譜的是他穿的那件褲子。

她見鬼的看著那件堪稱鬼畫符的褲子，那上頭用紅色的顏料畫著類似符咒的圖案，同樣也是密密麻麻，讓人看不出它是什麼玩意兒……

此時再聽見這令人跌破眼鏡的房租，讓她忍不住再次詢問。

「租金八千，押金全免，唯一的要求是主臥房不許進也不許動。」謝尹睿不厭其煩的說。

八千？還不用押金？

確定自己沒聽錯，關苡凌傻了，直覺反應就是這房子有問題！

緩緩的退了幾步，美眸警戒的看著那關著門的主臥房，她非常小聲的問：「你這房子不會是鬧鬼吧？」那表情似乎她問得大聲點就會白日撞鬼的模樣。

這問題讓謝尹睿一怔，啼笑皆非，看見她眼中的驚疑，知道她是認真的，為免將人給嚇跑了，只好耐心解釋，「當然沒有，主臥房不能動，那是因為這房子的主人有交代，至於租金，房子的主人也不在乎，全權交給我來處理，妳也知道這房子久沒人住可是會壞的，會出租也不過就是想讓房子有些人氣。

「但房子也挑人，磁場契不契合是最主要的原因，若不是看在妳是辛未年出生，肖羊，與這房子的主……咳！房子有緣，我也不會把房子租給妳，更不可能以八千塊這種低價出租。

「當然，妳若是不租，我也不會勉強，但妳可要想清楚哦！這樣的地段、這樣的坪數、這樣的價錢，在外頭就是提著燈籠也找不到……」

說著，長指一伸，緩緩把桌上的租賃契約給收起來。

Crescent

眼看他收起契約書，這一個禮拜看過的房子宛如跑馬燈般在她腦海浮現，又想起房子的租約只到下禮拜，關苡凌立馬飛撲攔截，用力點頭，「我租！」
租了！管它是不是鬧鬼，一個月八千塊的租金，還不用押金，這樣的地段、這樣的房子，就算是被鬼壓也值了！
見她點頭，謝尹睿雙眸微閃，嘴角一揚，露出一口整齊潔白的牙，「那好，我們就來談談細節——」
第一章
瑩白的雪花宛如細緻的鵝絨般飄落在街上，為大地帶來一抹純淨的色彩，隨著時間的推移，雪花漸大，不一會兒入眼皆白，成了個銀裝素裹的世界。
雪景很美，為步調繁忙的紐約市帶來一絲慵懶，讓路上行人有了停留的理由。
然而這片罕有的四月雪景並不是所有人都欣賞，至少李奕廷就不是。
看著機場外逐漸增強的雪勢，他俊顏略沉，果然，沒多久便聽廣播告知班機延後起飛的訊息，這讓他的臉色更加凝重。
他喜歡按照計畫行事，班機延誤並不在他的計畫內，但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素，他雖不悅，卻也只能耐著性子等待。
拿出不離身的筆記型電腦，他開始處理公事，時間一分一秒經過，終於，廣播傳來班機已可以登機的訊息。
李奕廷揉了揉眉心，抬起頭，這才發現外頭漆黑的夜色早已大亮，他看了看手腕上的錶，知道他整整工作了一夜。
伸展了下僵硬的身體，他將電腦收起來，就在這時，手機突然響起，他拿出手機，當他看見上頭的號碼時，雙眸閃過一絲無奈。
他不想接，但他知道，他若是不接，手機鈴聲將會響個不停，他唯一的選擇就是認命的按下接聽鍵。
接起電話，他尚未出聲，電話那頭已傳來一串哭音——
「廷，你不要我了……」
這話讓李奕廷痛了一夜的頭更加頭疼，沉聲說：「我怎麼可能不要妳。」
手機傳來啜泣的聲響，不一會兒才又傳來嬌柔的嗓音，「那你為何不告而別？我一早起來沒看到你的人，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慌……」
揉著額角，他耐著性子說：「我沒有不告而別，我說過，我要去台灣，我有我的目標及理想，最少兩年，最多五年，我就會回來。」
「五年？」這時限讓許筠真暴走，頓時忘了哭，原本嬌柔的嗓音瞬地拔高，「榮聲明明跟我說一年！怎麼就變成五年了？」
她那拉尖的嗓音彷彿一記重錘，狠狠砸進李奕廷因一夜未睡而有些昏沉的腦袋，讓他俊眉微擰，也從這話中得知某人說了謊，而這黑鍋現在正由他揹著。
忍著額角傳來的抽痛，他說：「最久五年，並非一定，妳不要擔心。」
「我怎麼能不擔心？」電話那頭彷彿傳來她來回走動的聲音，接著尖銳的聲音再次響起，「不行，你都快三十歲了，怎麼還能這樣下去，你去台灣五年，那我怎麼辦？我可愛的孫子要從哪裡來？不行不行，你要走可以，至少先結婚，給我留

Crescent

個孫子！」
李奕廷額角一抽，再也忍不住低喊，「媽……」
「別叫我媽！」許筠真反應激烈，氣惱的說：「我十八歲就嫁給你爸，十九歲就生了你，我倆站一塊，大家都說我們看起來就像一對情侶，你這麼說不是在掉我身價嗎？」
聞言，他額角又抽痛起來，「媽，我們在講電話。」
誰知道他在跟誰講電話？誰會知道這個聲音比十八歲女生還要嗲的女人是他媽？
「不管！」許筠真任性的大喊，「不許叫我媽！」
李奕廷感到頭愈來愈痛，最終妥協，僵硬的喊，「筠姊，我要搭機了。」
這聲輕喚雖然很僵硬，但許筠真已經滿意了，尖銳的嗓音一變，再次變得柔弱可憐，「廷，你不能這樣說走就走，拋下我一個人，讓我情何以堪……」
李奕廷覺得自己的忍耐已快到了臨界點，卻還是耐心的說：「筠姊，我是去工作，不是去玩。」
「這裡不能工作嗎？你已經是『LEO』的副總裁，等到榮聲退休，LEO 就是你的了，為何還要買下一間倒閉的廣告公司？和 LEO 比，那間廣告公司壓根兒就是根草，請個人管就是了，何必要親自去？」
「妳知道我對貿易興趣不大。」
他主修廣告設計，也一直對這方面有極大的興趣，但 LEO 卻是貿易公司，位在美國，規模還不小，可以說幾乎壟斷美國的貿易市場。
然而就算規模再大也不是他想要的，所以他與父親約定，在 LEO 待上五年，並在這五年內將 LEO 的業績帶上巔峰，只要他能做到這點，父親就放他自由。
而現在，他做到了，所以他在台灣買了間倒閉的廣告公司，打算從無到有磨練自己的能力，這事他五年前便已開始籌備，只是他那任性的母親壓根就不接受。
正因為如此，他才會不告知她，卻沒想到父親竟然堅持不到一天，便再次屈服在母親的威脅下。
「興趣不大有什麼關係？」許筠真仍不放棄，「你腦袋好，能力強，就算對 LEO 沒興趣，仍替公司賺了千萬美金，一個小小的廣告公司，你想怎麼玩就怎麼玩，留在美國不好嗎？留在我身邊不好嗎？你喜歡玩創意，我可以叫榮聲買下一間公司給你，何必去台灣？」
一連串的問話讓李奕廷額角頻抽，他可以對任何人發脾氣，唯獨對這個女人不行，因為她是生養他的母親，偏偏他母親十分任性霸道又自我中心，他根本沒辦法和她溝通。
正考慮著要不要直接掛電話或裝作沒電，正巧有通插撥進來，這讓他眉頭一鬆，立刻說：「有插撥，先這樣。」
「什麼？是誰這麼不識相來打擾我們？要是女人就趕緊接，如果是謝尹睿那小子就別接了！喂？喂——」
將手機拿了老遠，不管另一頭不停叫喚的母親，他動作極快的按下接聽鍵。
「你何時到台灣？」

Crescent

聽著那頭傳來的聲音，李奕廷唇角一勾，不得不佩服母親直覺神準。
「班機廷誤，後天早上到。」拿起電腦包，他走向登機門。
謝尹睿挑眉，「後天？後天我要去埃及探索金字搭的神祕，這一次我一定要搞清楚木乃伊千年不腐的玄妙之處，我懷疑這和風水有極大的關係，這一去沒三個月是不會回來的，所以我沒辦法接你的機，你這麼久沒回台灣，需不需要我派個人去接你？」
「不需要，」將登機證及護照遞出去，他才說：「台灣計程車很方便，你只需要把我房子的住址傳給我就行了。」
他的父母都是台灣人，不過已經領到美國綠卡，他自然也在美國成長，台灣他很少回來，但台灣畢竟是他的根，所以他在台灣買下一層公寓，想著若是之後回來也有個住處，但那公寓他只有看屋時去過一次，連住都沒住過，更別提記得地址。
提到這事，謝尹睿愣了一下，雙眸閃了閃，「地址我等等傳給你，只是……我好像有件重要的事忘了告訴你……」
「想起什麼事再和地址一併傳給我，飛機要起飛了。」扣上安全帶，李奕廷不等他回應便掛掉電話。
一夜沒睡加上母親尖銳的嗓音，讓他的額角抽痛不已，忍了許久還是沒忍下，終是按下了服務鈴，讓空姐為他送來一杯黑咖啡，待喝下肚後，他才感覺腦袋的漲痛舒緩不少，拿起英文報紙閱讀，等待飛機起飛。

這段時間，關苡凌的日子過得十分滋潤，要知道，一個月前她還倒楣到連走個路都能踩中黃金，先是住了兩年的房子因房東的女兒要結婚，不得不臨時解約，還要她在半個月內找到房子搬出去。
再來是工作了兩年的公司無預警宣告倒閉，她頓時成了失業人員，兩件事加起來簡直是晴天霹靂，令她傻眼，完全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正當她茫茫然，不知道該怎麼解決這兩大難題時，原本已宣告倒閉，連薪水都發不出來的公司突然又宣告被人買了下來，更令人振奮的是，這新來的老闆真是佛心來著，竟將原本的員工全數沿用。
這消息對她來說簡直是天降甘霖，宛如在沙漠快渴死時遇見了綠洲般，令人感動得痛哭流涕。
雖說新老闆的一切都是未知數，可她至少不用當無業遊民，光是這點她便已經很感恩了，而解決了工作問題，就剩下房子的問題了。
說到房子，她更是不得不誇獎自己的眼光獨到、當機立斷。
八千塊的租金，押金全免，全新的裝潢、高隔音的設計，熱鬧的地段外加豪宅式的管理，這樣的房子，八千塊怎麼可能租得到？
連她都懷疑自己會不會真是那天不小心踩到了黃金，走了狗屎運……
雖說剛開始她還戰戰競競，想說會不會真租了個鬧鬼的房子，某天半夜就被鬼壓床，結果一個月過去了，什麼事也沒有，別說是鬼了，就是一隻小強都沒有，她

Crescent

一顆心總算放了下來，開始她自由自在、放縱又肆意的生活——不顧形象的大吃大喝、大哭大笑，只差沒裝台卡拉 OK，每天高歌幾曲，反正這兒的隔音好得沒話說。

或許是老天看不下去她過於靡爛的生活，現在居然給了她一個特大號的震撼彈——

瞪著站在門外的陌生男人，關苡凌整個傻眼，連手上的餅乾掉了一地都不曉得，半晌，她才遲鈍的反應過來，尖喊出聲——

「啊——你是誰？」

隨手拿起沙發上吃了一半的零食，她想也沒想就往那陌生男人扔了過去。

「你怎麼會有我家的卡片鑰匙？小偷？強盜？犯罪集團？不管你是誰，快出去！」

這是關苡凌搬進這房子一個月以來，頭一次覺得這裡的隔音該死的好得太離譜，她甚至已經開始幻想，她叫破喉嚨也沒用的狗血經典畫面……

想到這，她臉色一變，東西也不扔了，立刻拿了個抱枕抱在胸口，遮掩她沒穿內衣的事實。

李奕廷不斷避開那不停扔來的兇器，一雙俊眉緊擰著，沒出去也沒解釋，僅淡聲問道：「這是南河路三十六號八樓？」

關苡凌戒備的瞪著他，聽他準確的說出這兒的地址，愣了一下，沒有回答他，反而更加警戒的看著他。

得不到她的回答，李奕廷退了一步，直接望向門外的號碼牌，確定自己沒有走錯，便直接進門，並順手將門給關上。

不料這動作讓關苡凌像炸了毛的貓，頓時跳了起來，一手抱著抱枕，一手握著電視遙控器充當武器，呈備戰姿態瞪著他，「你、你你想幹麼？為什麼關門？你快出去！不然、不然我就報警了！」

李奕廷無視她的威脅，僅冷眼掃了眼凌亂得宛如第三次世界大戰後的客廳，然後二話不說就往主臥室走去。

瞪著那完全無視她，如入無人之境，自然得好像這是他家的男人，關苡凌簡直看傻了眼，呆了半晌才想到該抗議，馬上追了過去。

「喂！你怎麼可以隨便進別人家，快出去！我真的要報警了！」

李奕廷依然不理她，自顧自的拿出鑰匙，打開主臥室的房門，走了進去。

這動作再次讓關苡凌傻眼，有樓下大門鑰匙、家門鑰匙也就算了，居然連主臥房的鑰匙都有，這可就不是普通的闖空門了，有誰見過闖空門準備得如此齊全的？她想，只有鎖匠才有這能耐吧……

關苡凌呆呆的看著他將手中的行李放好，拿出筆記型電腦充電，又去廁所洗了把臉，自然的做著這些對她而言十分匪夷所思的事後，她才猛地回過神，又問：「你、你究竟是誰？」

暫時洗去疲憊的李奕廷這才抬起雙眸，正眼看著眼前的女人。

一襲寬大的T恤長至臀部，蓋住了裡頭的短褲，一副遮去半張臉的黑框眼鏡，一頭凌亂的長髮用鯊魚夾隨意夾起，T恤上除了有多處洗不掉的汙漬外，甚至還黏

Crescent

著餅乾屑。
他依然沒有回答她的問題，而是拿起電話撥給謝尹睿。
電話沒有響很久，謝尹睿懶洋洋的聲音便從另一頭傳來——
「什麼事？想我了嗎？」
李奕廷劈頭就問：「你把房子租出去了？」
「呃！」謝尹睿愣了一下才猛地大喊，「對對對！就是這事給忘了！我昨天就是要跟你說，我把房子租出去了！」
雖說早已猜到，他仍是沉下臉，「我一個月前就跟你說過，我會回來長住。」
「呃……我忘了……」
「我還說過，我的房子不租女人。」
「這……我可以解釋。」
「還有，我要求租我房子的人，要有良好的生活習慣。」
「……她沒有嗎？」最後一點，他問得很遲疑。
李奕廷沒有說話，而是直接掛掉電話，然後又撥了通視訊電話給他，讓他自行「衡量」。
看著那滿目瘡痍的客廳，謝尹睿倒抽了口氣，怪叫，「這……這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現場？還是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遺址？」
這話讓猶在發愣的關苡凌回過神，這時她已經猜到眼前的男人就是這房子的主人，也就是她的房東，意識到這點，又聽見謝尹睿那誇張的怪叫時，小臉騰地一下紅了。
地上除了吃過的零食袋子外，還有散落一地的衣物，一路由玄關到客廳，高跟鞋、外套、襯衫、裙子……好在她沒有裸奔的習慣，要不內衣褲說不定也會列在其中。
桌上更是恐怖，除了吃剩的泡麵、飲料外，還有一桶吃到一半，已融化成液體的冰淇淋，餅乾屑什麼的就更不用說了，沙發、茶几、地上隨處可見，食物各式各樣、甜鹹都有，甚至地上還有飲料翻倒後乾掉的痕跡……
如此放縱的私生活，毫無預警的被人看見，還是長得十分帥氣的男人們，就是神經大條的關苡凌也難得感到有一絲絲的丟臉。
直播現場的慘狀後，李奕廷再次掛掉，重撥電話，淡聲問：「現在，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
「呃……」謝尹睿有些傻了。
李奕廷的個性他很了解，是個對別人嚴格，自我要求更高的男人，他生活自律，雖說不到潔癖的地步，但剛才那驚鴻一瞥別說他無法忍受，就是自己也不行。
現在他跟自己要解釋，自己要怎麼解釋？
腦袋瓜快速的轉著，嘴裡已經開始說：「那個……你也知道，這房子得靠人養，有人住才有人氣，關小姐不僅人氣極旺，她的八字和這裡的風水也是極合，讓她租這房子，對房子好對她也好，房子好，你這主人的運勢自然也就跟著旺。你要相信我的眼光，我謝尹睿可是國師的後代，眼光一流，相信我，你絕對不會吃虧，至於關小姐個人衛生問題……喂？喂喂？奇怪，怎麼聽不到聲音，一定是金字塔

Crescent

裡收訊不良，我什麼都聽不到……聽不到……」
嘟嘟嘟……電話掛斷了。
聽著電話那頭的謝尹睿無恥的裝收訊不良，李奕廷俊顏一沉，又撥了過去，可那狡猾的傢伙居然直接關機。
冷眼看著那進入語音信箱的手機，他索性掛掉，抬起頭看著眼前的女人，淡然的問：「姓名？」
他的問話讓關苡凌回過神，下意識答道：「關、關苡凌。」
「李奕廷。」他報上自己的名字，沒有囉嗦，直接了當的問：「妳何時能搬走？」
這問話讓她一愣，旋即反應過來這男人要趕她走，立刻瞪眼抗議，「搬走？怎麼不是你走？不！我不搬！」
她想也沒想的拒絕讓李奕廷再次擰起俊眉，在進屋的半小時後，第二次正眼看向眼前邋遢的女人。
他的眼神很犀利，像是在審視著什麼，那有型的雙眸，既冷漠卻又像跳躍著簇簇火苗般耀眼，讓人不敢直視。
偏偏關苡凌就是個神經大條的女人，不僅大條還不怕死，沒等他回應，便又喊道：「就算你是房東，也該懂得先來後到的道理，我可是簽了約的，租約可還有一年十一個月，要我搬可以，一年十一個月後再來說！」
說完，便學他用冷冷的眼神看著他，只不過配上她那一身打扮，半點氣勢也沒有，尤其是她胸前還抱了個抱枕，頭上更夾了個歪歪斜斜的鯊魚夾。
這話讓李奕廷俊眉愈擰愈深，淡聲說：「什麼條件，妳說，只要妳答應搬出去。」
關苡凌也擰起秀眉，跟他槓上了，「什麼條件都沒用！這房子我可是付了租金也簽了約的，我住得好好的，你一來就叫我搬，這壓根沒道理！」
開玩笑，這種狗屎運可不是天天有，她要是搬走，是要上哪裡再找一個同樣地段、租金低廉的優質好房子？再說，現在佔理的人是她，她完全沒理由搬。
李奕廷自然也知道自己理虧，雖然造成這麻煩事的人惡質的不處理，但他的房子確實已租給了關苡凌。
然，這是他的房子，沒理由他將房子租給人，卻要自己去租房子或住飯店，這不符合經濟效益，他也不能接受。
於是兩人就這麼僵持著，誰也不肯先低頭，最後還是李奕廷率先開口，畢竟他理虧在先。
「既然妳不肯搬，那只有一個辦法——暫時同居。」
關苡凌被這話嚇得退後三步，馬上將胸前的抱枕抱得更緊。「同、同同居？」
她的反應讓李奕廷挑眉，上下瞥了她一眼，才又說：「妳不搬，而這是我家，我更不會搬，既然都不搬，那只能這麼辦，放心，我對邋遢的女人沒興趣。」
這話說得直白，讓關苡凌一張小臉漲得更紅，卻不知是羞紅還氣紅的，抿著粉唇說：「我不答應！」
開玩笑，她長這麼大別說和男人同居了，就是出去過夜都沒有一次，這傢伙居然想和她住在同一個屋簷下，她瘋了才會答應。

Crescent

「不答應沒關係，妳可以搬。」他走出房間，打算到廚房倒杯水喝。
關苡凌跟了出去，「你這是強人所難！」
要麼同居、要麼搬走，這根本就是脅迫！
彷彿看穿她的想法，他淡聲說：「這是協商，妳可以選擇接受或不接受，接受，那我們就約法三章；不接受，那妳大可搬走，我會按照合約書上的違約金雙倍補償妳，押金也可以退給妳，妳可以拿那筆錢再去找房子。」
至於這筆錢該由誰吐出來，人選非常明顯。
這話卻讓關苡凌梗住了，她簽的合約上壓根就沒有什麼違約金跟押金，那合約就是佛心來著，專為她這被積欠了三個月薪水的窮人量身訂做，換句話說，就是他願意賠，她也拿不到，可相反的，倘若今天違約的人是她，她也不用賠償一毛錢。
思及此，她突然冷靜下來。
首先，要找到第二間讓她如此滿意的房子根本就是天方夜譚，再來就是她任職的公司雖說被人收購，但新老闆下禮拜一才會進公司，在這之前誰也不知道會有什麼變數，她不能保證她的工作是否能和之前一樣穩定……
腦袋瓜子在瞬間轉了好幾圈，最後她決定，在工作尚未穩定之前不能冒險，她可不想再一次面臨之前那蠟燭兩頭燒的窘境。
這麼一想，她再次抬頭看向眼前的男人，圓圓的大眼滿是審視。
眼前的男人很高，足足高她快一個半頭，身形挺拔、五官深邃，長相非常帥氣，並非時下那種花美男的俊美，而是陽剛味十足，濃眉大眼、剛毅有型，渾身上下散發著一股上位者的氣勢。
光被他這麼淡淡的凝視著，她已倍感威脅，背脊不由自主挺得筆直，努力提升自己的氣勢，雖說效果幾乎沒有。
兩人就這麼對視著，再次僵持住，只不過這一回率先開口的是關苡凌。
「那個……」她清了清喉嚨，「我方才仔細想了下，發現你說的也很有道理，雖然這房子已出租給我，但這之中似乎有些誤會，導致你沒地方可住，我也不是不講理的人，同、同居也不是不行，我同意跟你約法三章，但我也有我的條件，現在，先說說你的。」
見她突然放軟態度，李奕廷挑眉，並未追究原因，而是拉開餐椅，動作優雅的坐下後，伸出修長的手指，有一下沒一下的敲著大理石做成的餐桌，沉聲說：「我的要求很簡單，我的臥房不能進，保持環境整潔，最後就是不許帶人回來過夜。」
他的要求並不過分，甚至可以說是簡單，這讓已在腦中列出十幾個條例的關苡凌一愣，遲疑的問：「就這樣？」
長指繼續敲著桌面，他沉聲說：「這三點，夠了。」
狹長的俊眸淡淡掃向客廳的一片狼藉。
他的眼神讓關苡凌一滯，挑起秀眉大聲說：「這簡單，我能做到。」
第一和第三點完全沒問題，至於第二點……只要她肯，也是能做到的好嗎！
李奕廷卻沒她這般自信，勾起一抹笑，輕聲說：「很好，那麼只要犯了其中一條，我只能請妳搬出去。」

Crescent

「呃？」這話讓自信滿滿的關苡凌一愣，在看見他唇邊那調侃的笑時，頓時瞪大美眸，「你、你少看不起我！到時搬的是誰還不曉得呢！」

說完，她扳起纖細的手指開始說著她的條件，「我的條件也很簡單，同樣不准進我的房間、不准帶人回來。你的房間有一套衛浴，所以外面這套得給我專用；廚房誰開伙便由誰負責整理乾淨；洗衣機的使用權分單雙日使用，我一三五、你二四六；客廳可以共用，也因為是共用，環境的清理我們得共同分擔；還有洗衣間、地板……反正就是一些基本的整理，就……我上半月、你下半月一人兩個禮拜！這樣好分配。」

一口氣說完，她呼了口氣，倒了杯水喝下，才接著又說：「一樣，誰要是做不到，誰就搬出去！」

事實上，她要說的不只如此，但因為李奕廷的要求太過簡潔，害她不好意思要求太多，要不她還真想連電視時間都分配一下，她熱愛電視。

「可以。」他答應的很乾脆，站起身，在經過她身旁時，淡淡的掃了她一眼，似是想到了什麼，輕聲說：「附加一條，雖然我對邋遢的女人不感興趣，但我在家裡時，記得衣著整齊，我可不想看到什麼不該看的東西，傷了眼睛不說，還得遭受魔音摧殘。」

他清楚記得他剛進門時關苡凌那高八度的尖銳嗓音，他可不想再聽見一次。

說完，他逕自走進房間，無視她僵直的身影。

直到耳邊傳來關門聲，關苡凌才回過神，小臉倏地漲紅，憤怒的大喊，「李奕廷！你這沒風度的傢伙——」

Crescent